

□小小说

目光在那条小路上停留一阵,马福根突然一跺脚,决定请王明广喝一次酒。

两家院子挨院子、围墙靠围墙。入户路一米多宽,五六十米长,那头连着村主道,这头走到围墙边,往左是马福根家,往右是王明广家。马福根家院子里矗立着一栋三层小楼,红砖灰瓦,挑檐翘角。王明广家院子里也矗立着一栋三层小楼,灰砖碧瓦,翘角挑檐。两个院子像在村人们面前比高低、比漂亮,但都没有把对方比下去一截儿。

但最近那条两家共用的入户路开始让马福根心烦了。

一段时间,有几天晚饭后马福根都在那条小路上徘徊,手里夹着烟,从这头踱到那头,又从那头踱到这头。一天午后两点过,烈日当空,人们都躲在屋里,马福根也在那条小路上来回走。王明广出门买西瓜,问他:“福根!大热的天,你来来回回的走啥呀?”

马福根站在围墙边,看看小路左边,又看看小路右边,啐一口痰,说:“走着要。”

王明广嘀咕一句:“晒油。”

小路两边有四块地,左边两块、右边两块。两家都是左边一块、右边一块,当年分地抓阄定的。马福根家左边一块七分的、右边一块一亩的。王明广家左边一块八分的,右边一块一亩一的。马福根想找王明广商量换地,把自家小路右边那块地跟王明广家左边一块地换。“只有这样了!”马福根想。

酒蒙脸好说话。所以马福根决定请王明广喝酒。

炖了鸡、烧了鱼、凉拌了牛肉,还

换 地

刘 平

买了卤菜。酒是好酒,马福根平常舍不得喝,今天豁出去了。老婆莲花正在烧三鲜汤,马福根就去了王明广家。

王明广在客厅看电视喝茶,老婆玉华在厨房忙。几句寒暄,马福根就说:“明广!去我家喝酒。”又说:“菜都上桌了。”

王明广递一支烟给马福根,说:“福根!咋想起请我喝酒?”

马福根说:“咋?喝一顿酒还要理由?你说,我们好久没喝过酒了?”

王明广没说话了。他心里掐算一下,上一次一起喝酒好像是半年前的事了。

马福根拉起王明广往外走。出客厅进厨房,王明广顺手在酒柜里端了一瓶酒。马福根抓住他拿酒瓶的手说:“拿啥酒?我请您喝酒您拿酒?”

王明广拿酒的那只手挣扎了一下,说:“您的菜我的酒。”

马福根劈手夺下王明广手里的酒瓶,放进酒柜里,说:“明广!您看不起我?”

王明广笑了一下,不说话了。

玉华还在灶上忙,马福根说:“玉华!还弄啥?别弄了,一起过去。”

玉华笑着说:“我又不会喝酒,不过去了。”

马福根说:“不会喝酒就吃菜。一起过去,跟莲花聊聊。”

王明广说:“走吧。”就都出去了。

家里,莲花已经把酒菜摆上,满满一大桌。莲花坐在桌子旁边,一会儿看看桌子上的菜,一会儿透过窗户往外看。

来了。都坐下,吃菜、喝酒。三杯酒下肚,马福根就说起了换地的事:“明广,玉华!想跟您们商量个事。”

王明广说:“福根!啥事?说。”

马福根说:“想跟您们换一块地。”顿一下又说:“拿我们家那块一亩的,换您们家那块八分的。”

这话像一个费猜的谜,王明广两口子都懵了。放下筷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都把目光移向马福根……“福根您说啥?拿您们家一亩的换我们

家八分的?”片刻,王明广说。

马福根微笑着点点头说:“嗯。”

王明广两口子又把目光投向莲花,莲花也微笑着点点头。

王明广端起酒杯“滋滋”一口酒,说:“为啥?那样您们不亏了?两分地哩!”两分地,每年能收一百多斤麦子、两百多斤谷子,五六百斤洋芋……

马福根也端起酒杯“滋滋”一口酒,说:“亏啥?我们愿意。”

王明广看一眼马福根,说:“您们愿意?可我们不想占别人的便宜。”说着,看一眼玉华,玉华点点头,也说:“谁的便宜我们也不占。”

马福根有些急了:“明广!我们真的是心甘情愿的,真的!”

莲花也说:“真的心甘情愿!”

王明广还是说:“您们是不是心甘情愿我不管。我们就是不想占别人的便宜。”

“明广!您咋这么倔?”

“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也是倔?”

两个男人的话一下有些僵,两个女人在一旁嘀嘀咕咕。玉华问莲花:“莲花!到底为啥呀?两分地哩,都是好地。到底为啥呀?”

莲花转头看着马福根,马福根沉默片刻,突然说:“好!我就实话实说了。”

都看着马福根。

马福根说:“我们想买一辆车,都看好了。可那条路太窄,车开不进院

子,我们想把路拓宽一些。换了地,路往左边扩,就都占我们家的地,占不了您们家的地了。”

王明广看着马福根,说:“是这样呀?”

马福根笑了,说:“嗯。换了地,您们家就一点不受影响了。”

原以为说清楚王明广两口子就会同意了,没想王明广倔劲儿突然上来了,说:“不换。还是不换。”

马福根就担心王明广倔劲儿上来。他爹王老倔在世时就倔得没名堂,他家一棵柿子树阴了马福根家一小块地,马福根爹喊他把枝丫砍一些,可为了多收几个柿子,王老倔就是不肯砍。

“跟他爹一样倔。”马福根想。

“明广!为啥呀?您们家一点不亏,还白捡两分地。”马福根真的急了。

王明广一点不急,看着马福根,突然笑了。说:“地不换,路要扩。”顿一下又说:“朝路两边扩,各家占一半。”说了,又端起酒杯“滋滋”一口酒。

马福根有些懵,说:“那样您们家就亏了。”

“不亏。”王明广笑着说。

“扩路要占您们家的地,咋不亏?”马福根说。

“我说不亏就不亏。”王明广说。

马福根有些纳闷,下意识拿起酒瓶给王明广倒满酒。然后,马福根怔怔看着王明广的脸,像要从那张脸上找到什么答案。这时候,马福根突然听见王明广说了一句话:“兴您们买车就不兴我们买车?”说着,端起酒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原来,王明广两口子也早就想买一辆车了。今天马福根不去找他,说不定过几天他也会过来找马福根商量换地的。

□诗 歌

炊烟上的那缕乡愁 (外一首)

丁太如

被故乡恪守的诺言
经过血液与灵魂的淬炼
以一种质朴的姿勢
咀嚼一闪而过的往事
银杏树扇形枝叶流淌的色泽
浸透了村庄金灿灿的情怀

黑土层之上的诱惑
涉过一条通往远方的河流
望不尽岁月的电闪雷鸣
道不完季节的风雨沧桑
在这蔚蓝的天空下
是谁的脚步与黑夜连成一片

举目远眺的月亮
掸去旅途一生的尘埃
穿越午夜的歌谣
深情出现在跌宕起伏的钢琴弦
每一串音符都有一种依恋
每一次表白都有一种不舍

落在炊烟上的那缕乡愁
带走多少渴望的目光
翻开记忆的影集
一枚硕大的果实变得刻骨铭心

故乡的月光

消融在夜色中的呢喃
隔绝了原始的温存
和庄稼一起成熟的许诺
依旧是那样的顽强

回荡在掌纹间的涟漪
聚拢了秋天所有的热情
款款落下的那枚叶片
在脚下哗哗作响
宛如蓄谋已久的心跳
加速了远方和家的距离

氤氲草地的牛羊
沿着青春的走向啃食梦想
诠释命运的粼粼波光
肆无忌惮地拍打着对岸的风景
夕阳切割的风景线在手指间燃烧
我拾捡不起被露水打湿的小名

蓦然而至的惊喜
深深击中结痂的伤口
母亲用故乡的月光缝补日子
也在缝补虔诚的希望
父亲举起沉重的酒盏
邀明月共品一种浓郁的思念

故乡行

胡古昆

一
少壮离乡老大返, 停车村头询故园;

忽闻楼上唤我声, 方知身在家门前。

二
幢幢新楼小农庄, 粉墙黛瓦迎朝阳;

巷道纵横车穿行, 绿树繁花伴荷塘。

三
楼台庭院一家家, 依山傍水美如画;

乡旅采风觅野趣, 风光独好在农家。

四
童颜翁媪不等闲, 棋牌说唱舞花剑;

秋日暖阳乐陶陶, 桑榆晚景艳阳天。

□散 文

丰收

李妙凤

副总经理调走了,单位拟公开选拔一名副总经理。经过工龄、业绩、群众基础等层层筛选,3名员工在2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勤奋位列其中,他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已18年,从一名普通的车间员工做到车间主任、科长,这样晋升的机会,怎能不牢牢把握?但两名对手来头不小:高宇是北京大学的才高生;而靠海的父母,均持有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勤奋这天晚上回到家,一个人闷在客厅里。“铃、铃、铃——”,门铃响了,隔壁的老刘来串门了。

“勤奋啊,你爸今天摊上大喜事了!”

勤奋没理会老刘。

“你爸这眼光真毒,看看报纸上都刊登了3次,他收藏的农民画《丰收》是迄今为止国内罕见的!”

“真的?”勤奋眼睛一亮,霍地站起来。

勤奋父亲特别好收藏,名人画、雕刻、古玉、粮票,甚至领导人书法都有。勤奋欣赏着父亲的这些“宝贝”,最后目光落在了那幅描绘农民丰收的画作上。他痴痴地望着,两眼发光:“太好了!太好了!张董董事长痴迷收藏,家中藏品不下千件。为什么……这样我晋升……”

“爸,您慧眼识珠。”勤奋连连恭维,“我寻常是不懂事。收藏真是门学问,以后我得好好研究。”

“哦?……好啊,年轻人就该传承!”

“黄文秀,女,壮族,1989年4月生,

2011年6月入党,广西田阳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父亲正看着黄文秀的纪录片。

父亲休息了。勤奋蹑手蹑脚地走进了父亲的房间,把《丰收》搬到了客厅,将送《丰收》的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轻轻地抚摸着《丰收》,担心地说:“听你爸说,这《丰收》从一个老藏家那里得来的。那老藏家不同意,你爸在他家里呆了一个月,打水、换煤气瓶、洗衣服,硬是感动了老藏家。你爸的傻劲,他的收藏故事,都可以赶上长征了……”

夫妻俩沉默了一会儿,妻子面有难色,突然说:“要不……先斩后奏!”勤奋点点头,悄悄地把《丰收》放回原处。

第二天,妻子设法支开了公公。勤奋迅速走进父亲的房间;实木架上放着各形各色的藏品,但唯独找不到《丰收》。“爸,《丰收》呢?我的《丰收》呢?”

“我送给博物馆了。”父亲说。

“您怎么能送到博物馆去了?爸!这《丰收》是我今晚送给张董事长的礼物!它关系到我能不能晋升!”

“你小子!”父亲摇摇头,不再理他,坐在电视机前继续看黄文秀的纪录片。

半晌,勤奋望着眼前那个朴实的女孩。

突然,一片金灿灿的稻海铺满了一地。他恍然了:这不是那幅《丰收》?

□散 文

一片落叶的快乐

远 行

白露时节,晚饭后出去散步,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记得夏天的时候,晚饭后出门散步,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去湖边,或是江边,还可以看见满天晚霞。那时,去外面散步的人更多些,一些人是去空旷的地带纳凉,一些人可能是去看晚霞,更多人可能只是陪家人朋友出来走走。看晚霞,不一定是去凑热闹的事,但晚霞的绚丽足以吸引人们惊叹的目光,只是彩霞易散,也会让人生出些许伤感来。夏天时,我也常常去江边看晚霞,有时独自前往,有时和朋友或家人一道去。进入秋天以后,多数时候,是自己独自出去散步的。

每次,依然是沿着湖心的长堤,或是去江边的绿道,走在那些已经很熟悉,也已习惯了路上的一草一木,甚至,在那段路上会遇见谁,有时也在意料之中。这样的路遇其实很有意思。对于我们这些对生活不再希望有多大改变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是坏事,至少一切如故。秋天时,路上的行人明显少了许多,偶然的路遇,也是可遇而难求的事。人少一些也好,清静多了。一个人在路上走,也不易于被人打扰,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喜欢独处,无论是在外面,或是在家里,可以自由自在,或想心事,或看风景,或聆听一两声秋虫怯怯的鸣叫,都好。

走在路上,走在灯光下,不时能看到一片片的树叶,开始落了,它们翩然而下,轻盈如舞。一片片秋叶,不是在某个秋夜开始落的,也不是从秋天的某个清晨、中午,或是傍晚开始落的。似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最早的一片秋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的,就像不会有人准确地知道每年春天,某一棵树的第一片新叶,是什么时候萌生的一样。自然始终是一个谜,一个难猜的谜,一个找不到谜底的谜。有些树,在春天也会落叶,如香樟。有些树,会在夏天落叶,如枫杨树。秋天,是一个落叶纷纷的季节,很多树,好像忽然觉醒了一般,用尽自己一生积蓄的色彩,挥霍着金黄、赭红、深红等等不同的颜色,染尽秋林,然后御一阵秋风,翩跹如精灵,如仙子,唯美而又略带些许的伤感,像春天的落花,也像夏天枝头落下的那些仍然青涩的果实。

看到落在地上的一片香樟树叶,我停了下来,蹲下身去,看着它。整个叶面看上去,已经透出了红色,叶脉和叶柄,仍呈青黄之色,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落下来的。除了我之外,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注意到它了。对于一片落叶来说,可能这些并不重要。它静静地躺在地上,风凉,露白,也许它都感受到了。凉风从它身边吹过,也许会让它翻个身,或者将它带到别处去。洁白的露,会点点滴滴地落在它的身上。秋虫藏在不远处的草丛间,偷偷地看着它,偶尔轻轻地唱一两声,想要引起它的注意,又怕惊扰了它,如此固执,又如此纠结。银杏树的叶子,还没有黄,介于青与黄之间,是秋香色。

张爱玲在《第一炉香》里曾写过:“那时天色已经暗了,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那玉色缎子上,不小心被香灰烧糊了的一小片,就是青色里衬着的一点黄色,晕染得非青非黄,又似青似黄的颜色,就是秋香色。《红楼梦》第四十回里也写过秋香色。后花园里的一干人等误将“软烟罗”认做“蝉翼纱”,贾母只得纠正她们的说法,向众人普及起“软烟罗”来。她说:“那个叫软烟罗的,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分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似似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雨过天青、松绿、银红等三种颜色,很形象,我们一见便知,即使没有见过,也大致能想象得出来的。秋香色,就有些令人费解了。秋天时,自然中那些树叶颜色的变化,很细微,也很丰富多彩,稍不注意,就错过了它们最美的时光。我觉得,一片银杏叶,在由青变黄过程中,就是秋香色了吧。看见一片秋香色的银杏叶落下来,如一柄小扇在风中轻摇,它摇落了夏天的炎热,也播出了秋天清凉,总觉得有些欢欢喜喜的意味。

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海浪》,看到“一片树叶落了下来,是出于欢乐”时,忽然就想起了某个秋天的某个时刻,一片秋叶在我的眼前翩然而下。不知道在那一刻,我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一片落叶的快乐,或者我也有在那一的某种快乐,看见落叶的快乐,或是感受到秋天的快乐。快乐,原本就是如此的简单。



秋日宏村 陈力力 摄

□诗 歌

月光赋

张春生

夜色渐浓, 诗意朦胧
比故乡更懂得我的是闲云
推开窗, 照澈心湖
比闲云更懂得我的是明月

我追逐着月亮, 月亮呵护着我在他乡, 也能彼此会意
一杯酒, 举起盛宴的感觉
桂花开了, 馨香沁入灵魂深处

还有多少话语锁在喉结
抬头的瞬间, 心境就被擦亮了

故园离我们越来越远
生活的习惯也日渐繁花满树
还乡的梦, 飘摇如炊烟
方言被最后浓缩到脊椎骨里
生活的砾石磨不去一个信念
“城市的霓虹灯代替不了月亮”

□散 文

秋栀之美

钱续坤

裾,将蕴涵着的情感,在金秋如此直白地表露出来?

不解。猜度。我最终还是将目光聚焦在那洁白柔软的花瓣上,没有层叠错落的繁复,没有争奇斗艳的烘托,这几朵盛开的栀子实在有点另类;不过那白却白得一尘不染,白得干脆利落,只有中心处袒露着一个小锤形状的黄色花蕊,剩下的便是翠绿依然没有消退的叶片。白和绿都是冷的色调,然而栀子花是很聪明的,在花蕊的中心抹上一点微带暖的柠檬黄,很像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时时刻刻都知道用白来传递更加丰富的内涵——她清晨里闪着露珠的乳白,是那般地清纯;她花苞上缠着淡绿的嫩白,是那般地可爱;她花瓣上透着淡黄的洁白,是那般地深沉!

素颜如此吸引眼球,花香是否依然如故?我没有主动将鼻子向前嗅一嗅,而是站立在栀子树的侧翼,用手对着花朵扇了